



【岁月留痕】

月儿

□许志杰

【性情文本】

少年明月今安在

□李晓

一种民间活动的流传其实是地域文化的轻声叙说与手手相传，月儿如老家从不断线的风筝，放飞的是一种人生理想，系在手里的是绵延的亲情与久久的念想。

老家潍县(今潍坊市)一带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有送“月儿”的习俗，至今一直在广大农村延续着。说来很是亲切温暖，心里泛起一股浓浓的思乡情谊，我年迈的姥姥隐约浮现于眼前。

月儿，顾名思义，如月饼一样也是诞生在八月十五中秋佳节，是一种家庭自制面点。究其历史，不是月饼的前身，就应该是月饼的衍生品，两个一前一后，只是无法确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。其形似月饼，寓意八月十五月儿圆，期盼月圆人团圆。基本材料就是白面，且是当年新麦子磨出的白面，闻上去有淡淡的新白面味道，沁人心脾。将白面揉好，擀成厚饼状，饼的厚度大概有两厘米。多为双层，底下一层沿周边摆上当年收成的红彤彤的金丝小枣，里面也间隔着放上小枣、核桃仁、青红丝，跟月饼差不多，其他空着的地方用白面填充。然后铺第二层，再在第二层的上面做各种好看的面花，点缀几颗金丝红枣，酷似又大又圆的月儿、开得正艳的花儿，寓意花好月圆。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上大锅柴火蒸，四十分钟即可出品。

月儿，虽是出自普通家庭，却非普通面食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送，很有一些讲究。开始的时候只有姥姥(外婆)送给成长中的外孙外孙女，长到十几岁就不再送了。为什么只有姥姥才能送给外孙外孙女月儿？这是一个在民间局部流行的习俗，标准答案早已丢失，基本形成共识的说法是外孙外孙女多数时间住在爷爷奶奶家，过八月十五亦是如此，这是传统的习惯。但是，不在一个大家庭居住，亲情、牵挂和思念是有的，尤其到了中秋佳节倍思亲，送上姥姥亲手制作的月儿，带去思念，也寄望孩子能记着远方的亲人，千里共婵娟。是不是这样，我拿不准，权当对月儿的诠释、理解之一书吧，有没有像中秋夜吃月饼那样的传说与深意便不得而知了。至少外孙外孙女吃着姥姥送来的月儿，会想到姥姥的辛苦和用心，留作长大之后的幸福回忆与念想，看见月儿就会想起姥姥，团圆之夜把这个温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，分享自己童年的快乐。

我喜欢月儿，早先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吃月儿。那时候家庭生活困难，每年吃几次白面是有数的，更不用说金丝小枣、青红丝这样的奢侈品了。我姥姥家在我老家临界的安丘县庙后郎君庄，一个名字听上去很有故事的村庄。我家在胶济铁路北，姥姥家在铁路南，相隔大约十几公

里。论经济条件，姥姥一家实不宽裕，一家人全在生产队当社员挣工分。好在除姥姥岁数大不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之外，舅舅、表哥、表姐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。二舅还是远近有名的看骡马高手，哪个生产队买骡子买马都请他去长眼，保证买来的骡马没灾没病、体格健壮、性格温顺，生产队就会多少给点盘缠。出力挣工分，若不遇大灾之年，姥姥一家的日子在那个年月算是将就着过，所以姥姥总能在中秋节的时候做一个月儿送给我们。有些人家的孩子因为姥姥家拿不出白面和小枣之类的食材，也就没人给他送月儿，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举着一块月儿在大街上慢慢品尝，那是一种想起来相当悲伤的童年遭遇。

我喜欢月儿，还因为对姥姥的特别记忆。姥姥走进我的记忆时大概已有八十多岁了，那时候姥爷已经去世。姥姥小脚，背微驼，个儿不是多高，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却又整天闲不着，屋里屋外帮着母亲忙前忙后。姥姥每年到我家的时候，多是中秋节前一天，一是把自己精心制作的月儿带来，再就是那会儿正是农村忙秋的季节，父亲在外做工，我们家能干活的劳力少，母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。姥姥年事已高，干不了体力活，却可帮着母亲做些家务，洗洗刷刷，减轻母亲的家务负担。秋过完了，姥姥自己走着回去，母亲要去送她，或者舅舅表哥要来接她，姥姥都不让，拎上装着母亲给她准备的吃的用的和衣物的篮子，就一个人颠着三寸金莲，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家走。从我家到姥姥家没有一条像模像样的大路，以坑洼不平的土路为干道，也有几条稍微近些的羊肠小道，可以想见姥姥的小脚走起这样的小路有多难。听母亲说，有次姥姥回去的路上累了，就在路边歇息一会儿，其间睡着了，待醒来时天色已暗，看不清路了，姥姥干脆放下篮子，找个避风处休息，天亮了再往回赶。这样的事可能还不止一次。

姥姥来我家的路上从不停歇，因为姥姥挎的篮子里有送给我们的月儿，她知道孩子们盼了一年，得赶紧让孩子们吃上自己制作的月儿。姥姥做的月儿又大又圆，食材特别实诚，家里仅有的那一捧金丝红枣，从我家带回去的青红丝、核桃仁，能放上的都放到月儿里。中秋夜，又大又圆的月亮爬上树梢，母亲用刀把月儿分切成三角形，在大锅里馏一下，一人一块，白面的清香、枣儿的甜美，加上妍丽鲜美的青红丝，真是太幸福太满足了。姥姥

也吃一块。孩子们都是欢呼雀跃，却从来听不到姥姥的一句话。其实，平常也绝少听到姥姥说话，老人家惜字如金，除了问母亲什么东西在哪里时音调稍高点儿外，平时即便说话也是很小的声音。我长大了，时有信口雌黄之举，母亲最经常也是最严厉的教导就是“出去少说话”，估计是受姥姥的影响。姥姥包括母亲那个时代的人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对自己和孩子的约束首先就是少说话，免得祸从口出，制造不必要的麻烦。可惜白吃了姥姥那么多月儿，也未能继承姥姥的这个优良品质，想来惭愧。

姥姥是哪一年去世的，记不住了。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快到八月十五了，我放学回家，母亲和哥哥刚从姥姥家回来。母亲说姥姥去世了，刚送走。之前不久，我的曾祖母偏瘫在炕上躺了八年多去世了，姥姥也去世了，但那时对曾祖母或不经常住在在一起的姥姥去世，似乎从感情上没有那种生死离别的割舍。很久以后问母亲才知道，姥姥去世的那年93周岁，仁者寿，这是姥姥那个年代少有的高龄。五十年过去，一个圆圆的月儿使我的情感与姥姥连在了一起，想起了月儿，想起了那个无言无语、默默劳作的小脚姥姥。润物细无声，姥姥的优秀品质就有这样潜移默化作用，影响着她的后代。

后来母亲也在八月十五给她的外孙外孙女做月儿、送月儿，月儿就这样一辈辈往下传递。时至今日，老家依旧保留着八月十五姥姥做月儿送外孙的习俗，当然已经不限于姥姥，几乎所有长辈都会做一个或几个月儿送给晚辈，也送给亲朋好友，一起分享丰收和安康团圆的喜悦。一种民间活动的流传其实是地域文化的轻声叙说与手手相传，月儿如老家从不断线的风筝，放飞的是一种人生理想，系在手里的是绵延的亲情与久久的念想。斗转星移，月儿已经从姥姥对外孙外孙女的寄望，转化为外孙外孙女对姥姥的思情与感恩，还有快乐的童年记忆。

眼前映出姥姥的模样，已经很模糊了。那个又大又圆的月儿摆在月亮照耀的院子里，馋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人类从大地上遥望的那一轮月亮，据说它的年龄已经46亿年了，这年代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多少次。这一轮老月亮，无论阴晴圆缺，其实都与人类同在。

一年之中，在中秋，大地有一层季节落下的包浆，山温水澄，一轮明月升起在如水清洗过的夜空，在城市与乡村，在关山万重的旅途，它迸发出最明亮的光芒，把我们内心的门咿呀一声打开，走，去看看月亮。

在我们一生见过的月亮里，哪里的月亮最让人难忘？是故乡的月亮，它把模糊的岁月唤醒，把浑浊的记忆照亮。

中秋夜，故乡山顶上的那轮月亮，一直还浮现在少年时代的上空。12岁那年的中秋夜，我沿着一条月光洒满的山路出走了，灌木丛里的昆虫唧唧唧响成一片。

任性冲动的少年，到底要走到哪里去？秋天的黄昏，少年坐在青瓦屋门槛边，望朦胧远山薄雾隐隐，少年有了那个季节里的心事，他想一个人去远方。这故土山坳里的日子，有时让人感觉近乎于被囚禁。

我望着天上的月亮，月亮走，我也走。月亮在夜露中洒下的清辉，变得有些凉了。半夜，我找到山路旁的一个山洞，钻进去睡觉，准备第二天在晨光中继续前行。我要徒步去县城，然后去更大的城市，至于上学，我觉得已经没必要，行走大地，也是去打开一本阔大的书。凌晨时分，我被一群打着火把的人惊醒了，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，松涛声中听清楚了，是三叔的声音。

我从山洞跑出，大声叫：“三叔，三叔，我在这儿。”山洞里的露水把我的衣衫打湿了，我蜷缩着身子，从枝叶缝隙中去望那一轮月亮，它在深夜里更亮了。疲倦之中我已经不想去县城了，去大城市的路肯定很远，它远不是一个少年的脚步能够抵达的。

我跑到山路上，三叔冲过来，一把搂住了我，他喘着粗气喊：“你这个娃娃呀，要把你爸妈搞疯啊！”我被一群高举火把的人簇拥着回家，一轮明月下，地上的火把在风中燃得呼呼作响。

我妈颤抖着身子，扑过来抱住我，带着哭腔问：“二娃，妈是不是没好好待你，你要离家出走？”我惭愧地说：“妈，我错了。我只想出去看看。”我躺在床上，透过木窗看那轮月亮，月亮似乎咧开嘴，在嘲笑一个少年的幼稚举动。一块薄饼带着芝麻的香气塞进了我嘴里，歪头一看，是妈，“二娃，这是你三叔给你的，就一个饼子。”早晨起床，我走到屋后山坡，昨夜的月亮早已隐入云层不见踪影。我家的屋顶，鱼鳞一般在秋风中泛动，这是我家。我知道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里，去看城市的月亮。

前年中秋前夕，少年时代的几个乡下伙伴在朋友圈里早早晒出了一轮明月，那一轮明月不是故乡上空的，它采自网络中让无数人仰望的中秋月亮。我留言：回老家吧，看一看那轮山顶上空的月亮。

中秋夜，少年时代的三五个伙伴，而今已到了两鬓间悄然飞霜的中年季节。我们沉默着坐在山梁上，带着中年人难言的羞怯再望那故乡久违的明月。从当年那条山路上离开故乡的少年们，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没有带着纯真清亮的双眸，去好好望一望这一轮明月。在城市，或许我们都有了某些世俗意义上的收成，但一双眼睛，在红尘滚滚中已经被磨炼得浑浊而世故，美好的月光其实已经被我们辜负了。即使望一望月亮，也是在心事重重中潦草地完成，更多时候，是在紧张地望着手机屏幕，生怕漏掉一个消息。网络在重构着我们的神经系统，我们早没有了明月一样的心情，过往时光只能成为苍白的底片，甚至连一次显影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那夜，故乡的月亮还在，浩渺的月光倾洒在刚刚秋收后的田野，发出令人迷醉的大地气息。我说出了12岁那年中秋夜出走的秘密，我是有些厌倦故乡的贫困了，开始轻视那些一辈子在泥土里翻滚的乡人了，我要去更远更大的地方，打开少年的一片新鲜天空。中年男人们一声轻叹，纷纷说，当年其实都有过这种想发奋离开故乡的强烈感受。

离开又归来，初心或许已生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但时间盛放的这个容器里，而今沉淀下来的，还有那一片少年的月光，它也曾被我们忽视和嫌弃，在经过了岁月的天光云影后，故乡的月亮，终于被我们已变得宽厚慈悲的心肠接受了、拥抱了。我承认，这是中秋月光的赐予。

